



敲打鍵盤

編而輯之

編輯，編而輯之；說來簡單卻也複雜。

我坐上編輯的位子，總是稀鬆平常，輕而易舉，有緣吧！猶然記得：初次編刊物是在高一時，當時是用刻鋼板的方式，把文章謄寫在蠟紙上，然後在預留的空位刻劃簡單的圖案，以示美化版面，最後，到教務處將蠟紙鋪在油印台的絹網上，用油墨滾筒一張一張的印出來；後來，編校刊的作業方式就不一樣了，須先計算每篇文章及每一段落的字數，畫好每一頁面的文字分布及字數、行數，標題還須註明幾號鉛字、何種字體，待排版工人將版樣印出一份後，歷經三校的過程，刊物才得完成；大學時代，主編系刊、總編校刊，紙面的草案作業還是差不多，但是不用去印刷廠了，出版社的打字小姐用她約兩尺見方的中文打字機，快速敲打鍵盤，直接將我指定好字高與行距的文字打印在雪面銅版紙上，標題則由電腦打字社用相紙洗出來，做為編輯的我才展開剪刀、漿糊的排版作業，完成後送製版廠打樣、校對後印刷。來到南台後，主編《南台工專二十年》，編輯的繁瑣作業還跟編校刊時差不多，沒想到，電腦普及化時代來臨的速度既快且猛，鉛字工、打字小姐紛紛失業，依照刊物格式打字、校對成為作者的分內工作，編輯做甚麼呢？還有甚麼可做呢？

數月前，某位國立大學教學優良的教師被解聘了！這一震撼力十足的訊息傳來，讓人不覺得意外卻又惶惶不安，在以論文數量決定職等的大學階級社會裡，有一堆消化不完的研究計畫才是王道，教學優良還需有研究成果才是硬底子，否則任你桃花、李花開遍地，春風不笑你笨，冬風也要笑你傻；數日前，第四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獎揭曉，名單雖早在預料之中，也不有些感喟，技職體系學校教師 28 人參加竟無人能獲

獎！四年來，台大是唯一贏家，符合了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人生一大樂事也。」的硬道理，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獎顯然是以頂尖學府為基調，才起步就已逐漸喪失它獎掖良師的普世意義，巨人踩在我們的肩膀上，怎不令人感喟萬千！

不做良師也罷！才又驚覺蜀道難行，黃源典老師〈大學教師應該糾正學生的缺點嗎？〉一文直陳教師教學評量「體制殺人」於無形的可畏，在現行評量辦法下，認真教學需要被檢討，討好學生的才是「優良」教師？無論如何，我們還是要以良師自勉，畢竟，教育是良心的事業，施炳華老師〈人文素養的無用與大用〉一文發幽揚隱，將他歷年來的教學心得娓娓道來，拜讀後，心中湧現的是：在靜謐中煥發著煦煦的微光，這微光不熄，這微光自當熠熠生輝！

在教學與研究的拔河賽程裡，我坐上通識電子報主編的位子，來的突然：中士兄提議、主任同意，我欣然接受，善緣吧！然而，這承先啟後的任務卻可不是稀鬆平常、輕而易舉八字可言，我也沒振衰起敝、扭轉乾坤的能力，我能做的是什麼呢？我將如何撫慰眾多引領企盼的關懷？我將如何恰如其分地扮演好通識電子報編輯的角色？讓電子報發揮它教學與研究的中介功能。

南台通識電子報第三卷第 21 期主編 林柏維

